



篡改的命 @ 东西 作品系列

DONG XI'S SERIES OF WORKS

DONG XI'S SERIES OF WORKS

篡改的命 @ 东西作品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篡改的命/东西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7

(东西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6100-3

I. ①篡…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3466号

出品人: 陈征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名: 篡改的命

著者: 东西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印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00-3/I · 4871

定价: 3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序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一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

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

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

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

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

2016年5月23日

目 录

序... 001

引子... 001

第一章：死磕... 003

第二章：弱爆... 055

第三章：屌丝... 107

第四章：抓狂... 164

第五章：篡改... 222

第六章：拼爹... 279

第七章：投胎... 335

后记... 350

东西创作年表... 355

引子

1

汪长尺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这辈子他从来没迟到过，因此他不想在最后一次背上“迟到”的名声。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理了头发，刮了胡须，本想买双崭新的皮鞋穿上，但想想五百块钱够他爹在农村装一扇玻璃窗，便咽了一口唾沫，捏了捏手指，放弃。现在他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站在西江大桥正中的边栏旁。这个位置离水面的距离最高，估计摔下去时也会最响。人活一辈子，或默默地消失，或响响地离开，二者必选其一。天空出奇的蓝，云朵空前的洁白，上苍似乎故意给他一个好天气，抑或是送他最后一点念想。水面铺满阳光，由于风的原因，波光的强弱不停地改变，一会这儿刺眼，一会那儿刺眼。汽

车的轰鸣没过去那么讨厌，似乎还有一点悦耳，就连车屁股喷出的尾气，也仿佛散发出清香。看着两岸依次排过去的楼房，他想那个人一定隐藏在某扇窗口之后，举着望远镜，正在监督我对我的执行……

第一章： 死磕

2

汪长尺把消息捂臭了才告诉汪槐。汪槐正在自饮，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吃了一枚馊鸡蛋，恨不得马上呕吐。但消息就是消息，它是没法用来呕吐的。因此，汪槐只能憋着，几乎要憋成内伤，才放一口气，说你不是上线了吗，上线了为什么没被录取？汪长尺低下头：“他们说我的志愿填歪了。”

“你怎么填的志愿？”

“前面北大清华，后面服从调配。”

“叭”的一声，汪槐摔烂了手里的酒杯，说你好大的胆，四九年来到现在，全县没一个考上清华北大。

“只要填了服从，像我这样的分数，再烂的学校也应该捡到

一所。”

“不是每个人一低头就能看见钱，明明是一个烂学校的命，还做什么名校的春梦？”

“我想幽他们一默。”

“除了把自己的机会幽没了，还能幽谁的默？你一个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存款，每步都像走钢索，竟敢拿命运来开玩笑。”

三无人员的头低了又低，就像颗粒饱满的稻穗那样低下去。整个晚上，他都没敢抬头，仿佛要用这种姿势证明自己和田野里的稻穗一样正在成熟。他看见汪槐的双腿摇摇晃晃，刘双菊的双腿战战兢兢，酒杯的碎片白光闪闪，黄狗在餐桌下窜来窜去。风肆意地扫进来，吹散闷热的空气。他感到后脖子一阵阵凉，好像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汪槐和刘双菊都不跟他说话，大家心里都明白，沉默是一种酷刑。他的脑海闪过自杀的念头，连地点和方式他都想到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很快就被橡皮擦抹掉。

夜越来越深，他听到洗澡声，关门声，却没听到床板声。那个平时“咿呀咿呀”的床板，今晚一声不吭，仿佛在为他节哀或者像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直到汪槐的鼾声传来，汪长尺才蹲下去捡酒杯的碎片。捡着捡着，他的右食指被划伤，血冒出来，却无痛感。

第二天早晨，汪槐的酒醒了。他要汪长尺跟他一起去找招生的理论。汪长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汪槐把门一脚踹开。这是

他的脚最后一次精彩表演。汪长尺的肩膀一耸一耸，像个娘们似的抽泣，手里的毛巾都被泪水洗了。汪槐说哭能解决问题吗？汪长尺当然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但哭至少能让他减压。他试图停止，但越是想停越抽泣得厉害，就把毛巾捂到脸上，以为这样可以防洪，却不想“呜”的一声，决堤了，抽泣变成痛哭。汪槐站在门口看着，就像看着一出悲剧正上演。汪长尺“呜”了一阵，觉得怪丢脸的，慢慢减速，哭声渐渐变小，最后在自己的强迫下刹住。但平静后还心有余悸，身体会冷不丁地一抽，又一抽。

“可以走了吗？”汪槐问。

“我的手指被割破了。”

“又不用手指走路。”

“我一夜没睡。”

“你妈生你的时候，我两天两夜都没合眼。”

汪长尺抹了一把眼眶：“自己没填好志愿，怪谁呢？”

“怪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汪长尺申请先洗一把脸。汪槐到前门等待。汪长尺慢慢地洗，双手用力地从额头搓到下巴，又从下巴搓到额头，反反复复，就像女人做脸部按摩，恨不得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但是，很快就传来汪槐响亮的咳嗽，仿佛闹钟，提醒他忍耐是有限度的。汪长尺想与其跟他去丢人现眼，还不如逃跑。他朝后门走去，没想到汪槐就站在

门外。一秒钟之前，他已经从前门转移到了后门。汪长尺想把迈出门槛的右脚收回，却怎么也收不回来，它被汪槐的目光死死地按住，像得了偏瘫。汪槐说是不是还要上趟厕所？汪长尺摇头。

他们朝公路的方向走去。汪槐在前，汪长尺在后。汪槐的身上背着软包，每走一步包里就传出“叮叮咚咚”的响。那是水声。他的包里装着军用水壶。满壶不响半壶响叮当。从他的包里还飘出玉米棒的清香。汪长尺走了一阵后全身冒汗。汪槐问热了？汪长尺说不热，出的全是冷汗。汪长尺想他又没回头，怎么知道我热？汪槐说渴吗？汪长尺说不渴。汪槐说饿不？汪长尺说不饿。其实汪长尺不吃不喝不睡已经八小时，他现在说的每一句都是假的，好像要故意跟汪槐对着干。

两人沉默。长长的路上响着“扑哒扑哒”的脚步声。汪长尺看见澄碧的头顶划过一群鸟，它们像芝麻撒进树林，鱼苗扔进大海。汪槐越走越快，走出二十多米才发现汪长尺没跟上。他停住，掏出水壶来喝了一口。汪长尺远远就闻见一股酒气。原来壶里装的不是水。等汪长尺走近，汪槐递过水壶，问要不要来一口？汪长尺摇头。这时，汪长尺才注意汪槐又脏又乱的头发。他领子上的汗渍就像铁锈那么黑，他身上的软包打着巴掌那么大的补丁。汪长尺想难道我就跟着这么一个头发蓬松衣衫不整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的酒鬼去跟招生办的人讲道理？

看着汪槐渺小的背影，汪长尺越走越消极，越走越感到前途渺茫。路过茶林时，他忽然钻了进去，一阵狂奔，仿佛要跑出地球。树枝刷在他的脸上，像一记记耳光。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到一棵树上喘气。喘着喘着，天空中飘来汪槐的骂：“汪长尺，你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是一枚软蛋。有理你不敢去讲，活该被人欺负……”

骂声在头顶盘旋，风一吹，声音就颤一下，听上去苍凉悲壮。汪长尺抱着树干，越抱越紧，像抱着母亲，最后抱得手臂生痛。他竟然抱着那棵树睡着了，醒来时手脚全麻。它们好像离开他的身体变成了木头。他坐在地上，慢慢地找知觉，直到找回自己的手，又找回自己的脚，才站起来来回走。

走到家门口，刘双菊问怎么回来啦？汪长尺说没带身份证。刘双菊朝路口望了一眼，说你就放心让他一个人去？他那脾气弄不好会跟人打架。汪长尺说自找的。刘双菊说你什么良心？他是为你去的。汪长尺说丢人。刘双菊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

第二天，汪长尺以为汪槐会回来。但是，天黑了路上没他的身影；夜深了，也无他的脚步声。汪长尺竖起耳朵，直到天亮都没听到他想听到的。刘双菊急得跳进跳出，每天都催汪长尺去声援汪槐。汪长尺假装没听见。到了第五天，刘双菊说你再也不把他叫回来，稻谷都烂在田里了。汪长尺坐在门前的椅子上，看着遥远的山脉。刘双菊推了他一把，他像不倒的存钱罐，歪过去又